

持松法師論著選集

編輯 王福

眞禪主編

持松法師論著選集

趙樸初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滬)新登字第二〇一號

持松法師論著選集

貢禪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中山北路三六六三號)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八五〇×一一六八 三十二開 印張：十二・二

插頁：六 字數：一六三千字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881-10100

ISBN7-5617-1045-3 / K·097



持松法師法相

編者弁言

持松（一八九四——一九七二）法師是中國現代高僧和著名佛教學者。俗姓張。法名密林，學密後號入入金剛。以私淑玄奘，又自號師奘沙門。湖北荊門人。家世業儒。自幼隨父受啟蒙教育，學四書五經，博覽群籍。清末科舉廢，乃絕意時文，專攻經史小學。年十七，投荊門鐵牛寺出家。十九歲，於漢陽歸元寺受具足戒。旋赴上海，入月霞老法師所辦的華嚴大學學習。畢業後住持常熟興福寺，其間兩次傳戒，並創設華嚴預備學校，培育僧才。一九二二年東渡日本，入高野山禮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闍黎為師，受古義真言宗中院一派傳授，得五十一世阿闍黎位。

次年回國，任武昌洪山寶通寺住持，並建法界宮、瑜祇堂等，進行講經、傳法和灌頂。一九二五年秋，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日參加東亞佛教大會。會後留東京考察日本佛教。旋往新潟縣從權田雷斧僧正受新義真言宗灌頂。翌年至京都比叡山延曆寺學習台密儀軌，至高野山依根本上師金山穆韶阿闍黎，受三寶院安祥寺傳授及口訣，兼習梵文文法。臨別時，金山穆韶阿闍黎付與珍藏的金剛界、胎藏界兩幅大曼荼羅，以作紀念。回國後於滬、寧、杭及漢口、武昌、遼寧等地講經傳戒，修法灌頂。一九三六年春，第三次東渡日本，考察佛教。回國後定居滬上聖仙寺，從事講經和著述。抗戰期間，拒敵偽所誘，保持了民族氣節。一九四七年三月，出任上海靜安古寺住持，兼靜安寺佛教學院院長。翌年創辦《學僧天地》月刊，任名譽社長。新中國成立前夕，有人勸其去臺灣，為其所拒。一九五三年，在靜安寺設立真言宗壇場，復興在我國失傳已久的唐代密教。此後，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

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上海市人民代表。一九五六年，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赴尼泊爾，參加在加德滿都召開的第四屆世界佛教大會。一九五七年，接待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尼泊爾、柬埔寨、泰國、越南等七國僧侶代表團來訪。後又率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赴柬埔寨參加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慶典。旋赴尼泊爾、緬甸、日本等國訪問。一九六四年七月，隨中國宗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一九六五年三月，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訪問印度尼西亞。其間，參與《辭海》有關佛教部分條目的編寫工作，為《辭海》編輯委員會委員。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圓寂於上海，享年八十歲。

持松法師學識淵博，通曰文、梵文，善詩詞、兼工書法。一生學通顯密、對法相、華嚴、密教都有精湛的研究，尤其是對真言密教的研究，獨樹一幟，堪稱我國近代的密學大師，在海內外佛教界有相當大的影響。持松法師一生除弘宗演教以外，特別勤於著述，共寫有佛學專著二

十餘部，發表論文數十篇，約計數百萬言。他的佛學專著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曾刊印過十數種。有些佛學專著近年來在臺灣省和海外曾予以重印或影印出版。一些佛學論文則均散見於各種佛學刊物。由於過去已刊著作印數不多，加上年代久遠，散失殆盡，現在已很難找到。特別是一些生前未及刊印的遺稿，包括部分詩詞手稿，亟待搜集整理。為了保存這些珍貴的佛教文化遺產，以滿足國內外佛教學者特別是一些青年僧侶了解和研究持松法師佛學思想的需要，我們在各有關方面的支持和讚助下，決定搜集、整理、編印一部多卷本的《持松法師論著選集》，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這部論著選集，除收入持松法師已刊和未刊的主要佛學專著外，還擬刊印持松法師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佛學論文，包括部分詩作。我們希望持松法師生前的佛門同道藏有持松法師的佛學專著、論文、手稿等，能慷慨惠賜，以成完璧。

我們希望這部論著選集的出版，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佛教史和持松

法師的佛學思想，能起到一些促進作用。由於我們過去從來沒有編印過這類佛學論著集，因而缺乏經驗，缺點和失誤在所難免，殷切地希望海內外高僧大德、佛學專家和學者給予批評和指教，以便在再版時得到認真的補正。

眞禪撰於玉佛寺般若丈室

一九九三年七月

密教通關

己卯初冬
密林自署





目錄

編者弁言		一
密教通關		一
菩提心論纂註		一三三
心經闡秘		二四三
跋		二七八
後記		二八一

密教通關

袁希濂敬題

密教通關序

粵稽金言肇譯，華梵始通。雖三藏已備，而詮釋未周。故欲窮一經、治一論者，非筆路楷縷，無繇造夫玄窈也。然當隋唐盛世，學術昌大。義虎法龍之輩，王然應化於其間，各抒四辯之智，互判一代之經，引妙抽玄，助經讚論。於是乎蘭菊競美，蹈厲發揚，以成夫諸宗之教義者也。覈其所據，固皆憲章龍樹，祖述世親，各從所習，引為宗祖。惟以學非面秉，緒靡聯輝，顯教之所以昧乎系秩者，職斯由歟。若夫真言密教，則匪特授受必須親承，抑亦宗支不容紊濫，若一代而不賡，則永劫以莫續。如善無畏三藏與一行禪師，一則梯山泛海，賣法創教；一則佐譯大經，發揮幽致。深功偉德，沾丐無窮，亦僅奉為傳持之祖，而不列於付法傳中，

遑言乎一門旁出，雜屬附庸者哉。宜乎施護、法賢諸師，所譯密典，雖較不空爲富，然猶不足以紹嫡統而延豕宵者矣。予乃今知中土密乘，一遇會昌之厄，法脈遽爾中斬者，非謂傳譯受持之無人，實由於入壇灌頂之事業不繼焉耳。所幸惠果和上住世之曰，弘法大師應時來唐，承受兩部密璽，佩綬東歸，綿跼彼邦，千有餘禩。至今日而各流宗徒，醉心歐化，情置儀文，故聖教莊嚴，僅留形式，而遍照遺規，乃不絕如縷矣。第以法輪遞遷，往無不復，方彼土機運凋喪之際，正吾國象罔覓珠之時。自交往順捷而後，往學既夥，來教亦頻，似應悉返舊物，重恢祖道。顧橘雖未枳，而乳水或雜，致不善習者，或承偏襲弊，制不遵古，或拾其緒餘，未竟一斑。其果能探驪得珠，續絕學而開來繼往，弃華摭實，匯眾流而釐古訂新，經師人師，文善說善者，今則盱衡宇內，惟吾阿闍黎持松上師一人而已矣。師三次渡海，五載請業，故得新古兩義，博綜於腹笥，東台二密，淹貫於胸次。其面授口傳之訣，皆自大曰如來已下，祖祖相接，歷年三千，傳世五十，而未嘗一代有隔者也。故歸國而後，深

慮鐵塔正脈，及躬而讀，乃孳孳擇器，庶幾昇以心傳。奈瀉瓶乏人，材難興嘆，唯冀以著述利方來。故頻年疏解經論，已達數十萬言。今爲習真言者入門方便，又復條撰事類，彙輯羣言，徵法苑之典據，詳宗趣之異同，品驚邪正，辨別真偽，審宗派之源流，溯興替之沿革。名相繁糅，則臚爲圖表，音訓淆混，則注以梵書。剖析義例，標章十門，而畧曰《密教通關》。使學者睹凡而得要，因約以知博。誠可謂三密之指掌，五智之南車，豈僅便於初學而已哉。竊嘗聞之，習瑜伽者，須慎於從師，明於擇法。邇者白衣俗人，飽怨瞋色，妄稱得法，身繫室家，擅收徒衆，藉佛爲夤緣之階，盜法爲謀生之具，竟朝販一咒，未竟暮即售之。我聞不必如是，印可出自胸懷，冠姓氏而稱闍黎，挾姬媵以入壇場。嗚呼！正法眼藏之所以不能假白衣而傳者，即因身無慚愧之衣，律無惡名之畏，染緣易牽，戒繩難縛。況此輩既已僭竊法位，即是羅提波旬之黨，魔民邪見之儔。壞法障道，慢佛輕僧，若非申以炯鑒，懸爲厲禁，則世之惑於此輩者，無由呼醉使醒，警夢使覺，其貽害寧有底止耶！故《密教通

關》之刻，益不容須臾緩矣。頃者校印將訖，不禁踴躍歡喜，附名師作，而一吐骨鯁之喉焉。

灌頂弟子朱慶瀾超願謹序於
眞言宗祖庭長安大興善寺

密教通關

總叙

第五十一世灌頂傳法阿闍黎密林述

今人對於佛教之總體，果能泯除宗派拘墟之見，而一探乎真言之教義者，莫不歎其雄大崇偉，無出其右，而統攝賅含，又無與比其肩也。彼諸部小乘勿論矣，即如橫超界外之淨土，其行法之簡捷，可謂最宜於忍土，其化機之普潤，可謂深契於末俗，然自祕密曼荼羅觀之，但毗盧妙觀察智所現之用而已。若依密法修之，仍屬密教之一部。若以顯教行之，則如今之念佛法門，持名唱號，烏能與真言並流而競注耶！又若教外別